



# 万里征途

WAN LI ZHENG TU

蔡蒙生講

# 万里征途

蔡蒙生讲

刘兴翰图 张之凡装帧

\*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1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书号：文1091（高）

开本 787×1032 1/32 印张1 字数18000

1953年8月第1版

195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定价(3)0.08元

一九五二年四月，毛澤東主席把一面親筆題字的錦旗贈給了西北軍區某部獨立騎兵第一團的戰士，那個團的某連四班的全體戰士還榮立了集體一等功。為什麼，他們什麼功勳換得了這樣崇高的榮譽？四班戰士，一等功臣蔡蒙生同志為我們講述了這樣動人而有趣的故事：

### 征 途 起 點

那是一九五一年，西北軍區某部已經由陝西進入新疆，那時我們部隊駐在南疆燧光。記得那是十二月中旬的一個傍晚，指導員給我們帶來了“進軍戈壁、追歼烏斯滿”的消息。這一下，可把大家樂壞了，過去光聽說戈壁艱苦，可從沒有嘗過，現在能去一次，這是最好的鍛煉。朋友，問題主要的還不在這裡，我們感興趣的倒是後面半句：追歼烏斯滿。提起烏斯滿，新疆人民眼都會氣紅，這個殺人的魔王真是“罪魁禍首”的匪徒，你就是用一百支筆、一千瓶墨水也寫不完他作了多少壞事。在進疆的路上，我們看到多少被搶去了兒女和牛羊眼裏噙着淚花的老人，我們看到多少房屋在燃燒，多少孤兒在路旁啼飢號哭。在大路邊我經常看到這樣被慘殺了的正直的共產

党人：他們被杀了，血淋淋地被挂在树上。

“烏斯滿与我們有不共戴天之仇！”、“活捉这个魔王！”我們部队里流行着这样一种口号，这种口号不是誰編的，是一路上見到的难忘的事件所凝成的。

在接到命令的夜晚，大家兴奋得几乎没有睡觉。装弹药、分粮食、罐水、整顿行装，没有个完，第二天，我們就出发了。我們一律騎馬，每人穿上新发的羊皮袄、毡靴，一人一支短枪，一支馬枪，腰里还系上顆手榴彈。我們連是先锋連，为了探寻道路、开辟道路，我們每人还带上了必要的工具。騎在馬上，枪啊、粮啊、工具啊，活象一个牧人。那天，嬉羌的人民列队送我們，这支牧人的队伍，这支会打土匪的牧人的队伍，就这样，在新疆人民的热望下踏上了艰苦而又难忘的征途。

### 偵察兵的失踪

从嬉羌出发，一連走了几天，先前見到的是曠闊豪爽的草地，漸漸地草也稀了，水也少了。我們又連續爬过了几座山，走了很长一段小路，来到了巴什口谷。

巴什口谷的冰川是我們征途中的第一个难关。当我們爬完巴什口谷最后一座高山时，我們面前出現了一幅奇异景象：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天上和地下，斜陡的冒着奇形怪状尖头的雪山，象是冰川两边天然的高牆。冰川象一匹白布，冰川又象一面閃着光的白鋼鏡。在这里除了白色，还是白色，連一棵

小草也看不到。

这里冰有多厚？人和馬能否过去？这是我們一到那里首先关心的問題。

我們用工具試过了，这里的冰挺厚、挺厚，我們試挖了二公尺，还没見到水。不用說，人走在上面是可以的。

連里决定，由我們四班担任先鋒班，全連徒步过冰川。于是我們牵着牲口，小心地緩步前进。班长走在头里，他是个出名的細心人。他第一个踏上冰川，每走一步，先用脚試探二下，一步、两步，刘大兴跟在后面，再后是何发英、小胖子和我。

冰太厚可也挺滑，走在上面鞋底象沾了猪油，走十步，至少要跌三交，馬踏在上面也四脚乱搗，突然“拍达”一下，何发英的馬摔倒了，馬在掙扎，越掙滑滾得越远，我們几个費了好大勁才把它拉起来。馬拉起来不久，人又摔倒了，不是他，就是他，我也摔了两下，誰滑倒了，大家哄笑着七手八脚把他拉起来，这样我們跌跌走走，总算走了好长一段路。可冰川挺长，走了五六里，还是看不到头，而且越走越滑，越走跌得越多，最后簡直沒法再走了，我們只得停下。

“怎么办？”班长看着我們，于是大家七嘴八舌的商量开了，还是班长自己想了个好办法，他建議大家用鋤先在冰块上凿，凿出一条路来。

进展的速度极慢，凿了老半天还只五六里，举目遙望前面，白糊糊的一片，沒有个边。

“咯龙……拍”我們正在挖，突然一串声音，大家赶忙往响

的地方一看，原来何发英挖到了一个冰窟窿。啊，好大，足有一二公尺宽，下面湍急的流水还有一个个漩涡。

困难又来了，原来方才凿到的是冰川的裂缝，这裂缝表面与厚冰没有差异，而当你踏上，就会连人带马卷进急流。

如果继续这样走，那是危险的。问题很明白了，必须有一个先侦察道路，说得清楚些，必须由一个胆大的人先试探前进。

班长决定派一个人骑着一匹打着新掌的马走在前面探路，班里听班长一说，谁都争着去。何发英、刘大兴争得最起劲，他们正在班长那儿争个不休，突然横里射出个小胖子，他拖着惯常的沉重而又严肃的口气：“班长，我看，我去！我长在雪山里，冰上的事我老打交道，我去准没有错。”我们班长就是爱他这脾气，不知怎的，他只那么几句，班长果然批准了他。

“班长，我——”刘大兴还想说，班长一口回绝了他。

小胖子骑上马走了，他不多言语。班长握着他的手叮嘱他小心，我们约定我们班就朝着他骑的马蹄印前进，要是前面发现情况，鸣枪一下联络。

“到了边就返回，要是今天走不完，到傍晚先回来一次！”班长看到他走了，又小心翼翼地叮嘱一句。

“一定！”小胖跳上马。

马开始在冰川上艰难地行走，小胖坐在马上小心地提着缰绳，一步、两步，大家目送他前进，马晃得不行，走了十几步，险些滑倒。

“小心，小胖！”班长大声喊着。

“放心吧！我会完成任务！”小胖看见大家看着他，回过头来安慰大家。大家还是看着，只见他摇摇摆摆的骑着马前进，一忽儿左拐，一忽儿右拐，不用说，前面又碰上了裂缝，渐渐地他的影子不见了，我们祝福他一路平安。

“同志们，干吧！”班长见小胖的影子都看不见了，叫着大家。于是我们沿着曲折的马蹄印继续领路前进，十公尺，二十公尺，我们又想到了用马来回往路边驮来黄沙，这样就好了，铺上了薄薄的沙，走路更稳了。

大家愉快地挖着路，冰硬得象石头，洋镐凿下去火星直冒。工具太少了，大家就用手扒。扒着扒着，我觉得手指皮好象磨薄了，痛得象针刺一般，仔细一看，血流了出来。刘大兴手上也满是血泡，他头上又被铁镐撞起了两个疙瘩。何发英说他长了角，引起大家哈哈大笑。

路越铺越长，我们也越走越远。看看后面用我们双手铺出来的冰上沙路足有十多里，看看前面也好像见到边了，可侦察员小胖还没回来，算算时间也该回来了。

夜，侵入了冰川，在银色的光芒中，我们等着侦察员回来。

一小时，两小时，我们在等待中过去了。就是再有十几里，冰川也该走完了，要是发现情况，他又为什么不打枪联络。大家开始为侦察员担忧。

“同志们，我们继续铺路，沿着马蹄印前进，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班长催促着大家。

在月光下我們繼續前進，一個馬蹄印接着一個馬蹄印，挖、挖，我們一股勁地挖，越走，馬蹄印越亂，拐折也越多，隨着一陣陣的薄冰，有的還留下了一小個馬蹄踏過的小窟窿，不用說，小胖是危險的，每個小窟窿意味着小胖經歷了一次險鏡。

夜更深了，我們又挖了四五里路，可沒有看到小胖，也沒有聽到小胖打響的槍聲。大家越挖，心情就更沉重。

“大窟窿！一個大窟窿！”忽然劉大興狂叫起來，大家抬頭一看，果然，在離我們不遠處，白白的冰川中間留着一個大黑影。

“也許是月亮的影子！”班長丟下洋鎬，一邊跑一邊說着，





由于心急慌乱，他迈上二步就跌了三交。我们都放下了洋镐，  
顾不得跌交，朝着影子拼命跑去。

“是窟窿！”走在前面的何发英突然停下来，大家一窝蜂的  
围上去，是一个窟窿，好几公尺宽，借着淡淡的银光，深绿的流  
水在激荡。我们在窟窿边寻找亲切的马蹄印，可马蹄印再也  
找不着了。

四周万籁无声，只有不知人的心事的马发出一二声吼声，  
大家围着窟窿自动地脱下帽子。

“同志们，他为新疆人民光荣牺牲了！”班长用低沉的声音  
说着，大家没有响声，偶而可以听到息息的泣声。

“继续前进，由我探路！”班长又跳上马。马蹄印又出来了，  
我们沿着新的马蹄印前进，前进！前进！每走一步，我们知道  
每一步用血汗换来的代价。

经过一天一夜，我们终于走完了长达数十里的冰川。

### 咸水滩上的尖兵

出了冰川，我们爬过了积雪十来公尺的达坡山，我们就靠  
双手一边铲雪一边前进，不少同志因为失脚滚入深渊，躺在雪  
堆中牺牲了。

这一天，我们来到了达坡山最后一个山头——旗谷山，站  
在山腰只见山下不远横着一道黑沉沉的河流，河流中间还夹  
着一堆堆黄的、白的东西，河滩有二十里宽，最宽处也有十来

里。部队就在山脚下住下了。

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刘大兴回来嚷着說連部决定派人前去探路。

“班长，这任务应该給咱尖兵班！”何发英听说有任务，走到班长面前。班长光听着不言語，停了一下，象想到什么似的从地上窜起来，拔腿就跑，一会儿，他急呼呼地回来了，說是連长已經同意我們了。

天还没亮，我們跟着班长摸到滩边，涉过一段酥糊糊的污泥赶到了河边，啊，现在看清楚了，水墨黑墨黑，要是舀起一点放在小瓶里，准会說它是墨汁。偶而可以見到黑水中夹杂着一堆堆白块、紅土，还有一串綠得发黑的烂草叶子似的東西。一看到心里就害怕，伏在滩边用手伸下去沾一点，拿起来一聞，一股冲鼻的恶腥臭，腸子都要嘔出来。这是啥河，会不会坑人，究竟河有多深？这一連串的問題又放在我們面前。

我們看着它，誰也沒有說一句話，每个人的脑海里盘算着，琢磨着，都想竭力探出河水的秘密。沉默持續了十多分鐘，班长突然說：“光看，找不出路来，誰跟我下去試試！”

“我！”站得离班长最近的刘大兴沒待班长說完应了上去。

“行，咱們下去。”班长边說边放下身上的馬枪，首先从河滩边爬了下去。刘大兴紧跟在他的后面。

“要是我們下去了爬不起来，証明水有毒，你們另想办法。要是淹死了，你們再下来两个，路一定得找出来！”班长走近黑水时又回过头来告訴大家。

十二月的冷风，吹来使人发抖。他们两个手拉着手，慢慢地浸到水里，不知冷还是什么，班长咬着牙，刘大兴光“嘘嘘”喘气。一会儿，他们下去了，河底不很深，齐腰，班长和刘大兴象踩水，边走边回过头来，越走水越深，渐渐地没到肩上了，他们两个又游了回来，一忽儿往右边，一忽儿又回到左边，不用说，他们是在水中竭力寻找好走的道路。他们俩涉过浅滩后，又走了一块白色的泥地，接着又走上了红土，一忽儿又回到齐腿的低塘，大家焦急地看了足有半个小时，好象他们找着一条路了，一直往前走。突然，他们两个中有一个摇晃，看清楚的是刘大兴跌倒了，大家一阵紧张，可一下，刘大兴爬起来了，这才大家嘘了一口气。

渐渐地他们走远了。

班长去了好长一阵子不见回来，过了十分钟，又过了十分钟，还不回来。

过了又是半个小时还不回来，大家开始感到不安起来，李其林狠命地在滩边踱步，嘴里咕噜着：“操他妈，这地方鬼名堂真多，又是冰川，又是河滩，稀奇古怪的光给我们算难题，不要班长和老刘沉到坑里去了！”

“去你的，尽说些不吉利的話，咱班长挺细心，又不象你稀稀拉拉的。”爱说话的何发英顶着他。

一阵争说后，又沉默了，大家肚里塞满了烦躁和不安。过了约莫又是一个小时，突然何发英叫起来：“瞧，他们回来了！”大家朝着南面一看，果然远处有两个黑点。

近了，更近了，現在我們可以看清楚了，是班長和劉大興，我們高興得差點跳起來。我們看到班長和老劉在向我們這裡前進，顯然，他們路探好了，但怎的，他們走得極慢，是疲倦了還是為什麼？

一會兒，他們走得更近了，現在我們完全看清楚了，劉大興靠在班長身上，班長吃力地拖着他。

班長他們終於一步步緩慢地走過來了，當他們走回灘頭時，他們的腳給凍硬了，粗粗的象一個水泥筒子，站在路旁的人趕忙扶住他們。

“回……去！”班長臉色蒼白，已經變成紫黑的雙唇顫動着。我們建議他躺下來，我們幾個人抬他，可他一定不肯。

山腳下臨時營房里，連長他們已經等着了。我們一回去，大家都圍上來。連長趕忙扶住班長，班長有氣無力地靠在連長身上吃力地說着涉過灘頭的道路。班長說是前面可以走，但要涉過三條小河，幾個爛灘，水很冷，嘗到嘴里覺得咸而發苦，風吹在濕透的腿上會感到干裂麻木。

班長為大家弄成這個樣，大家都覺得心痛。有幾個同志，搞來了一些枯枝，從破棉衣上撕下一團棉花，再用石頭在馬蹄鐵上打一下，“刺”一點火星落在棉花上，棉花着火了，枯支燃起來了，大家把班長扶過去烤，讓他暖暖解解凍。何發英蹲在地上幫班長脫掉了衣服，可濕衣服脫不了。

衣服烤干了，化了好大的勁才把他們衣服脫下，何發英剛想把衣服拿走，忽然有人叫了起來：“血！血！”大家朝着他們

身上看，啊，班长腿上血淋淋的，一块巴掌大的皮缩到脚骨节上，原来班长他们确实涉过了咸河，咸水浸入了皮里，用火一烤，皮就脱了下来。

“班长，那两个脚趾也不行了！”何发英帮班长脱着鞋，又看见班长脚趾给冻掉了。

“没什么，这碍不了打仗。”班长看到大家为他担忧，打起精神笑着说。

“赶快叫卫生员！”连长一边说一边从袋里掏出了干净的手帕，他细心地替他包好，他感激地抱住他：“你……你……”好一会说不出话来。

## 徒涉冰川

我们开始渡咸水滩了。幸亏班长为我们找了一条简捷的道路。

这里，我们需要涉过好几条小河，好几个泥沼地。我们就要在泥沼、河水中淌过、涉过，我们不但要人过去，还要把牲口、粮食、工具运过去。体力好的同志一个人牵了两头牲口。

开始过河了，我们立在乌黑的水里，臭气难闻，冰冷的水象冰棍直往裤筒里灌，刺骨冰心。走了好一阵，两脚全麻木了，风不吹还好，大风一刮，眼也睁不开了。

走了好一阵，看看路，还只走了三分之一。这里已是咸滩中心了。这里有一道五十公尺宽夹杂着冰块的水流，水倒要比

方才走的那条清，可河底泥基不坚，一踏下去就陷到膝盖上。偶而可以碰到一二块台子大的冰块自上面流下来，给撞一下，那真会象给大石板砸一下一样。刘大兴走在我的旁边，他左手牵着一只驮着二百多斤重子弹的骡子，右手还拖着一只马。在这样的河里牵着两只牲口很困难：一忽儿那只陷下去了，一忽儿这只落在后面，吆喝它，有时也不听。

“小心，老刘！”我看他那个样子为他担心着。

“放一百个心，我牵着没问题！”他正在说，忽然，“胡儿”一声，压着子弹箱的骡子突然从河中心沉了下去。

“小蔡！”他急叫起来，我连忙侧过去抓住他。可太晚了，只见他手里的骡子已经被水淹没了。老刘赶紧放掉手，猛一冲，冲到骡子身边，他吃力地两手拖着骡子：“跑来，拖住它！”我想走过去，可自己的牲口强得不行，我干脆丢下马，冲到他身边。他二话没说把绳子丢给我，自己使劲抓住弹箱，一转眼，他又往肩上一掀，二百多斤的弹箱全都压在他身上。他个子不大，可气力不小，牙齿把嘴唇咬出了血，我想助他一臂，可没法插手。他艰难地走着，一步、两步，渐渐地他自己也压到水里去了。他脸色铁青，大嘴里直冒热气，他终于跌倒了，弹箱压在他身上。

“老刘！”我失声狂叫起来。我丢开牲口，扑了上去。沙地松得不行，怎么也挪不动，好在李其林他们也来了，才七手八脚地把弹箱搬起来。刘大兴一见有人来搬弹箱，竭力从水中支撑起来。他一摇一晃，没站住一分钟又摔倒了，我们急忙又

扶住他，他头一低，吐了两口血。

“老刘，你伤了，你该歇歇。”

“不，”他摇着手，“马、骡子！”他指着水中的牲口，他拉开我们，径自向水中冲去。

“老刘，你，你不行！”我说着，拦了上去，可他还是不听。他踉踉跄跄地走近牲口，还是用两只手牵着牲口，他口里流着血，血流到水里，染红了咸滩。

又过了二条小河，前面又遇上一条大河。班长告诉我们，这就是他说的大咸河。河水还清，水流得很急，嘩嘩的还夹着许多大冰块。我们一边涉水，一边还要留神冰块砸来。

“吁吁吁！”我正在绕过一块大冰，何发英的骡子吼叫起来。那骡子只顾自己发脾气，在河中乱蹦乱跳，一忽儿向左，一忽儿侧右，何发英跟着它涉进了深水。

“糟了！”我抬头一看，远远一块门板大的冰块正在往下冲来，眼看就要冲到骡子身边了，要是撞上去，那驮着的炮弹，不粉碎也要扁了。

“何发英，冰块！”我大声嚷起来。

原来何发英也看到了，他这时急中生智，想猛扑过去把牲口拉走，可牲口就象和他斗气，一劲也不动。他再一拉，骡子还不动。冰块很快要过来了。何发英忽地从水中窜起，用身子罩住了骡子背。

“拍”一下，冰块撞在何发英身上，冰块折了一个弯，滑了下去。何发英用身子挡住了炮弹。冰块撞在何发英身上，何





发英晕过去了。可他昏迷中还牢牢抓住了牲口。

“何发英撞坏了！”我一面摔开馬韁，一面冲了过去，班长也跟了过来。我們好容易把何发英从騾背上放了下来。

炮彈和人終究都救上来了。上了岸，何发英又晕了过去，脫开他的衣服，一大块烏血疙瘩。他撞伤了，伤得不輕。他嘴里吐着白沫，呼吸急促得几乎使人吃惊。一个班的同志都圍着他，班长倒出唯一的葯品——急救水，裂开牙縫，从牙縫里慢慢地灌了进去。一会儿，他醒过来时，还晕晕沉沉地嚷着：“炮彈，不能丢了炮彈！”当班长告訴他炮彈一个沒有受損时，他微微地笑了。随后，他又一陣酸痛，晕了过去。

搶救了何发英，又涉过了一个淺沼。泥粘得不行，腿上覺得有刺似的。特別风一吹，热辣辣的疼，身子軟得象生了一场大病，搖搖摆摆，有的在水沼里跌了七八次。当我們走完咸灘，踏上一个高低不平的斜坡时，我們几乎都睡了下去。身子酥酥的，有东西也不想吃。牲口也累坏了，躺在地上“呼呼”号叫。

### 初 次 腊 获

过了咸灘，又是一座大山，象是和前面的大山一个爹娘生的，它也老高老高，不止一个，整整連成一片，两峰中間留个大凹处。当然，爬过达坡山的我們，看到这样的山也不会覺得什么。我們一排人，按老办法，連成一串，准备挨个往上爬。我